

“有一个飞翔的家——在找我们”

——论多多的诗歌如何通向“存在”

蔡益彦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多多的诗歌注重语言与存在的内在逻辑,对语言和自我、诗歌与世界有着独到的体验,其诗具有思与诗的高度统一,呈现了一个超然于现实的诗的世界。诗人认为诗歌是先存的,是被赋予,强调智性投入的重要性,通过探讨多多的诗歌是运用哪些手段,进而无限地达到“存在”本身。

关键词:多多;诗思;语言;存在

中图分类号:I 28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402X(2014)09 - 0131 - 06

前言

一、最初的契约

多多,原名栗世征,是当代一位杰出诗人,其代表诗集有《多多诗选》《里程:多多诗选 1973—1988》《行礼:诗 38 首》等。多多是一位真正的汉语诗歌书写者,其诗歌具有高度的哲学思考同时又具备意境美的特征,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造境艺术和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呈现出一个超然于现实的诗歌世界。他疯狂地挑战着语言,挑战着读者的习惯性阅读思维,凭借大胆的想象和意象的跳跃性组合,试图还原真实的存在。他摒弃浮华,静静地聆听诗神的语言,苦心经营着每一句诗,因而他的诗歌具有一种纯粹美,呈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纯度”。多多对人类的苦痛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思考,敢于直面那些丑恶的事物,其诗既有西方式的终极关怀又具有东方式的现实关怀。诗人认为诗歌是先存的,是被赋予的,强调智性投入的重要性。本文意在探讨多多的诗歌是通过何种手段,进而无限地达到“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全部存在者背后隐藏的东西,它是“神圣”而“神秘”的。现代人遗忘了存在,失去了最为本真的生存能力和沟通存在的能力,在“公众意见”和“科学技术”中被双重异化,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多多的诗歌具有一定的艺术承担,借助诗歌语言,从而成为“存在之家”的看守人。

多多,一个与诗歌定下最初契约的书写者,在其四十多年的诗歌写作中,一直执着于诗歌的神圣性与纯粹性。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尽管有人把他归入朦胧诗派,但他本人是不予承认的。事实上,他是个被历史遗忘的诗人。正如他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0—1978)》这篇文章的开头写到:“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1](P242)}多多开始写诗是受岳重(根子)的影响,因为不服气岳重可以写出《三月与末日》这样给他带来震撼的诗,他开始写诗,“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的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1](P245)}1972年,多多写下了第一句颇有现代意味的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至此开始了其诗歌创作的生涯。

多多的诗更多的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营构。这种处理方式注重的是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内在逻辑,是对语言与自我、诗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充分的理解。他就像一个诗歌的通灵者,借助诗神的话语,用自己高超的技艺和苦心的经营,呈现出一个丰富的诗歌世界,一个充满真实存在的世界。当北岛等朦胧派诗人不断用一种英雄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姿态去抒

收稿日期:2014-06-06

作者简介:蔡益彦(1989-),男,广东汕头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0 级本科生。专业方向:汉语言与文学。

写时代经验，以一种叛变的自我意识的表达来重述历史真实时，多多却直接把时代经验转换成诗歌内容，“致力于用想象的情境和坚实的意象，表现具体的感受和意识”^{[2](P9)}。多多早期的诗歌《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中意象的运用坚实，想象奇特而不拘俗套，如“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语言充满张力与异质。在红色时代政治话语统治的年代，这样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表达，确实是一种极具挑战的冒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荒原》中“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那狰狞的内心的狂呼。又如《无题》中“马灯在风中摇曳/是睡熟的夜和醒着的眼睛/听得见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鼾声”无疑是对一种神话时间的消解，在深沉的夜推向远方寂静的想象中，人民的苦难与颓败者权威之间那种对抗的真实存在不言而喻。“我们知道而我们应当知道/时间正在回家而生命是个放学的儿童”（《北方的夜》）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一种呼唤，对现实生命扭曲的一种质疑，真实而富有诗意的生命应当是一种纯自然的回归，但却常常被人们遗忘在纷扰的社会现实里。多多的诗，提供了一种生命的原初动力，从而引向生命的真实存在，具有极强的哲思意味和感染力。多多忠实于语言的真实，但又不是所谓的语言决定论者。“对于诗，我说诗为什么是诗，就是诗性，没有别的。你追求的是诗意，文字啊——我不能说它是工具，我承认它的高度，但它们是一起的。”^{[1](P279)}多多认为诗本身就在语言之内，不能剥离了诗而纯粹地解剖语言，这样是无法真正理解诗作为诗本身的妙处。

二、“有一个飞翔的家——在找我们”

（一）诗与思

多多的诗歌是诗和思的高度统一。中国的古典诗歌传统强调的是境界，是一种直觉式的顿悟，思之枢纽不是很发达，这是汉语规定的；西方的诗和哲学向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诗歌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思考，这是西方语言的传统规定的。多多的诗，是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融合了中国古诗传统的“造境”艺术，具有抽象的思辨魅力和意境美的双重表现。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言说，而思（哲学）与诗（艺术）是这种言说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他不赞成把思与诗、逻辑与审美截然对立。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思与诗虽然有区别，但本质是同一的。诗人亦即哲学家，荷尔德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诗歌既是诗的语言，同时也是思的语言。多多所推崇的外国诗人勒内·夏尔就是一位哲学家式的诗人。多多在白洋淀插队的时候，接触到很多“黄皮书”“灰皮书”，深

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虽然其绝口否认那些所谓的“主义”在其诗歌写作过程中的重要性，但西方引进的那些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催化剂一样，一旦跟诗人的个人经验和情感经历发生共鸣时，便可唤醒沉睡在文化血脉中传统存在的东西，进而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深蒂固的，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存在’这个词？因为觉得它蕴含了很多，蕴含了我的记忆，和麦田一样，你的阅读记忆，你的精神历程。”^{[3](P63-64)}多多认为诗歌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在，被赋予；第二个阶段是智性投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整合，全部的完美的契合。关于“先在”，柏拉图认为是理式（如床的理式）。在柏拉图看来，理式是神创造的，是一种超时空、非物质、永恒不灭的“本体”，只有理式是真实的存在。人们要获得真实的存在，靠的只能是灵魂对理式的“回忆”和“领悟”。而诗人便是沟通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中介，即神的代言人，神把灵感传给诗人，诗人借诗的语言把灵感传递给大众。“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4](P111)}多多的诗是神圣的，通过诗思统一“自我发送”，从而达到“澄明之域”——即存在。《醒来》这首诗论及了语言发生的神圣：

枯叶落地伤痕变紫
原来都是一种记忆
我们啊接受唯一的赐予
洁净的睡眠洁净的语言

别召唤就会到来
欲望原是金黄的谷粒
听我说唯一的唯一的
洁净的语言洁净的语言

多多诗歌的语言，是先存的，是被赋予的，因而纯净得丝毫没有半点世俗的渣滓。醒来是一种奇妙的状态，连通着梦境和现实。在初醒的这一时刻，时间空间有可能发生错位，从而达到一种“庄周梦蝶”般真实和朦胧的境界。梦中过往的岁月未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那“枯叶落地”的生命轮回，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所感知到的真实存在或许只能从记忆中搜寻。叶芝认为，人们奇特的想象来自于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人的内心和自然界，它可以使不同的心灵实现融合。人的记忆是大自然的记忆的一部分，二者可以互通。“枯叶落地”既是人的记忆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大自然记忆的一部分。法国诗人瓦雷里说过一句话：“诗歌的第一句话都是上帝

给的。”多多的诗很多时候都来自于上帝的语言。“我听到了,我记录了一个句子,不光是第一个句子。瓦雷里说:上帝给了你第一个句子,然后你要用你的智力去完成剩下的九个句子,加在一起一共十个句子,变成一首诗,九个句子都要写到上帝给你的第一个句子的水平。”^{[5](P189)}多多写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地修改中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有时一首诗他可以修改70几遍都不罢休,有些句子甚至斟酌十年才出来。正如香港诗人黄灿然在《最初的契约》一文里写道:“他把每个句子甚至每一行作为独立的部分来经营,并且投入了经营一首诗的精力和带着一首诗的苛刻……多多的激进不但在于意象的组织、语言的磨练上,而且还在于他力图挖掘诗歌自身的音乐,赋予诗歌音乐独立的生命。”^{[1](P258-260)}

(二)诗与语言

多多认为诗歌创作是一门手艺,有着神圣性和可操作性:

我写青春沦落的诗

(写不贞的诗)

写在窄长的房间里

被诗人奸污

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

我那冷漠的

再无怨恨的诗

(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我那没有人读的诗

正如一个故事的历史

我那失去骄傲

失去爱情的

(我那贵族的诗)

她,终会被农民娶走

她,就是我荒废的时日……

——《手艺——和马琳娜·茨维塔耶娃》(1974年)

诗人把诗歌创作当成一门古老的技艺,以一种异质的创新,一种挑战权威和道德的姿态抒写最为纯粹同时也最为真实的诗作。这样一种冒险,使得诗人几乎像一条在创作中毁掉自身的通道。诗人以一种“异端”的叛变,精心维护着这门日渐衰微的“手艺”,诗的最后两行更是流露着一种深沉的痛。透过《手艺》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多多四十多年来是如何贯彻着其诗歌信仰,如何执着于诗歌最为本质的东西。正如宋海泉所说,多多“用荒诞的诗句表达他对错位现实的控诉与抗争,以实现对人性丧失的救赎。但是这种救赎,不是以受难而是以沦落,不是以虔诚而是对神明的亵渎,不是以忠贞而是以背叛,

不是以荆冠或十字架而是以童贞的丧失为代价来实现的”(《白洋淀琐忆》)。又如《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写道:

要是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

内心就是卧室。他们说

要是内心是卧室

妄想,就是卧室的主人

语言就像厨房的食材一样,通过诗人的精心“调制”,就可以烹饪出极为丰盛的诗歌晚宴。诗人并不是要割裂语言与诗歌本体之间的交融性。在其看来,语言是一种有待诗化的东西,诗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倾听和构思,才可能真正达到诗歌的本质。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不是人“持有”语言,而是语言“持有”人,是人被“赋予”了语言。语言是存在赠送的礼物。为了获得诗神的眷顾,诗人要有极广泛的阅读视野和对知识的占有,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创作。而这个过程要经历的就是搏斗,来自词语自身的搏斗:

它们是自主的

互相爬到一起

对抗自身的意义

读它们它们就厮杀

每天早晨我生这些东西的气

我恨这已经写就的

简直就是他写的

——《字》(1986年)

在多多看来,语言本身是有灵性的,既可以建构意义同时也可以对抗意义和消解意义。语言这一神圣的介质,即使是优秀的诗人也是很难掌控好。多多的诗里,把语言直接对象化的诗句不少,如“树间隐藏着橄榄绿的字/像光隐藏在词典里”(《什么时候我知道铃声是绿色的》),“一切语言/都将被无言的语言的声音粉碎”(《北方的声音》),“使得时间的飞逝,有如词语”、“废墟,有如无言的词语”(《技》),“词,瞬间就走向词典/但在词语之内,航行”(《归来》)。语言承载着历史和经验,一切真实的与虚幻的,在语言这里都将得到印证。它不是对主体内心活动的有声表达和再现,而是存在与人之间的中介,它使存在被展示于人。

(三)诗与存在

多多的诗,有着奇特的想象,植根于现实又不为现实所奴役,试图构建一个真实的诗的世界,从而唤起读者对自由和美的遐想和追求。“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

词)。多多的诗强调“介入”，但却不是由说教来体现诗人的态度，而是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还在生成的世界。以自由的情感描绘创造一个体现自由本质的世界”通过多多诗歌所生成的有限几个对象，我们足以完整地重新把握这个世界。诗人始终在寻找一种真实的“存在”；而要实现这种理想的境界，只有通过静观冥思才能无限接近。正如《静默》所言：

沉思，是静默的中断

窗外的世界静默不语

在白色的风景中静默不语

钟表滴答，指针不动

手下，纸上，有这样一个处境：

寻找人以外的。

静默中，时间停住了，客观的外界环境不再对心灵造成腐蚀，诗人可以凭着手中的纸和笔，“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去发现、去追寻灵魂栖息的家园。“客观的事物本来就存在，我们不必去创作它们”^{[6](P265)}。诗歌的目的不是再现客观世界，而是创作艺术世界，表现“心灵的闪光”，创造出一个超于现实、理想的艺术世界。主体心灵与客观存在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互相交融的，在诗人寻找的同时，“有一个飞翔的家——在找我们。”（《在墓地》）。这个“飞翔的家”本质上就是“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全部存在者背后隐藏的东西，它是“神圣”而“神秘”的。现代人遗忘了存在，失去了最为本真的生存能力和沟通存在的能力，在“公众意见”和“科学技术”中被双重异化，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多多创作的着眼点是从客观的物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为此，他始终保持着“倾听”的姿态，排除外界世界的纷扰，营构一种寂静的氛围，如“歌声是歌声划光了白桦林/寂静就像大雪急下”，“是我站在寂静的中心/就像大雪停住一样寂静/就连这只梨内也是一片寂静”（《歌声》），“呵，寂静，那样永恒的寂静/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声/只有幽灵的火把，照亮我的一生……”（《诗人之死》）。

多多的诗歌追求的是一种神圣美。这种神圣美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属于“彼岸的辉煌”；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通过大胆而超凡的想象，构建了一个迥然于客观世界的真实世界，把迷失了精神家园的人类导向真实的“存在”，具有永恒的价值。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中写道：“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7](P358)}多多就是“存在”之家的看家人，“通过世间所包蕴的种种事物和种种思想间的多样结合”创

造出一个真实的艺术世界，把诗歌推向一个极高的审美境界——神圣美。他的诗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真实得让灵魂为之颤抖。现实是最遥远的，在多多笔下，却是如此身临其境地被感知。《北方的海》写道：

风暴掀起大地的四角

大地有被狼吃掉最后一个孩子后的寂静

但是从一只高高升起的大篮子中

我看到所有爱过我的人们

是这样紧紧地紧紧地紧紧地——搂在一起……

这样充满张力的表现，令人触目惊心。残酷的现实和对美好的深切呼唤，形成巨大的内在张力。诗人在最后一行诗句中连用三个“紧紧地”，充分表现其对“美好”“爱”的珍重和追求。又如《春之舞》中写道：

我听到滴水声，一阵化雪的激动：

太阳的光芒像出炉的钢水倒进田野

它的光线像从巨鸟展开双翼的方向投来

巨蟒，在卵石堆上摔打肉体

窗框，像酗酒的大兵的嗓子在燃烧

我听到大海在铁皮屋顶上的喧嚣

“一阵化雪的激动”，如此陌生化的表达，有说不出的好处，使得这个句子“真实得超乎想象，好像化雪是为激动而产生的，或者相反：激动是为化雪来产生的；接下来的两句也是这样”^{[1](P256)}，“摔打”“燃烧”“喧嚣”都是充满力度的词汇，用来形容“春之舞”爆裂式的姿态，是十分贴切的；“窗框”跟“嗓子在燃烧”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而且几乎是异质的，诗人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样的比喻既是大胆的，同时也是极具力量的。“我听到大海在铁皮屋顶上的喧嚣”，一股神秘的来自远方未知名的力量在这里被聆听到，被唤醒，如此真实，在现实中却又无迹可寻。

多多的诗歌，疯狂地挑战着语言，挑战着读者的习惯性阅读思维，以致有些读者望而生畏。其诗意象的跳跃性很强，想象的成分大胆新奇，隐喻始终贯穿在其诗歌文本中。正因为如此，多多的诗有着一一种魔力，“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8](P19)}。读者通过心灵的翅膀，在诗歌文本的“空白”处，实现灵魂的冒险。伊塞尔认为，读者跟文本的交流就是在这些“空白”处发生的。它把读者“牵涉到事件中，以提供未言部分的意义。所言部分只是作为未言部分的参考而有意义，是意指而非陈述才使意义成形、有力。而由于未言部分在读者想象中成活，所言部分也就‘扩大’，比原先具有较多的

含义。”^{[9](P511)}多多的诗歌的语言具有不确定性、多义生成性,是从心灵到心灵的语言,是形、声、色、义的和諧统一,蕴藏着无限的意义,指向未知的世界。“每年的大雪是你的旧大衣/天空,却总是一所蓝色的大学//天空,那样惨白的天空/刚刚被拧过脸的天空”(《里程》)。这里,“天空”被人格化了,跟人类一样承受着苦痛,“大雪”被赋予了“形态”,“蓝色的大学”用来比喻“天空”更是出人意料,细细品味,却是出奇的好。“大船,满载黄金般平稳”(《告别》),“平稳”一词,就是为载满黄金的大船而诞生的,十分贴切,让人欲罢不能。多多的诗歌,几乎每一行都可以找到“兴趣点”,每一个句子即使孤立开来,也是充满诗意的。如“雪,占据了从窗口望去的整个下午”(《北方的夜》),意境高远,具有极强的画面感,宇宙之大,时间跟空间的悠渺瞬间就定格在方寸之中,茫茫的白雪,茫茫的大地,一下子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这样的诗句,是来自上帝的语言,纯净而优美。多多就是这样苦心地经营着每一个诗句,让诗歌成为一种纯粹的神圣的介质,沟通着真实的“存在”。正如波德莱尔所言:“人生所揭示出来的,对于彼岸的一切的一种不可满足的渴望是我们的不朽的最生动的证据……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10](P206)}

多多的诗,同样表现着丑,把丑当成是艺术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波德莱尔给美下了一个独特的定义,认为美中包含着热忱、愁思、忧郁、不幸、神秘即叛逆精神,自觉地挖掘恶中之美是诗人的使命。多多的诗,敢于正视现实人生,对不幸和痛苦有着深刻的感触和认真的思考,敢于直面社会人生所包含的恶。“死亡”“暴力”“坟墓”等意象在其诗歌中比比皆是,如“春天,才像铃那样咬着他的心/类似孩子的头沉到井底的声音/类似滚开的火上煮着一个孩子/他的痛苦——类似一个巨人”(《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如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昭示着残酷与痛苦。《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过去》中这样描绘到:

当星星向寻找毒蛇毒液的大地飞速降临
时间,也在钟表的滴答声外腐烂
耗子,在铜棺的锈斑上换牙
菌类,在腐败的地衣上踩着脚
蟋蟀的儿子在他身上长久地做针线
还有邪恶,在一面鼓上撕扯他的脸
他的体内已全部都是死亡的荣耀
全部都是,一个故事中有它全部过去

一个故事中充斥着死亡的讯息,有着极致的腐烂,极致的颓败。这是一个近乎被暴力和残酷所统治的世界,死亡在这里散发着“罪恶”的狂笑。多多的诗句就是这样的充满张力,不忍卒读。波德莱尔说过:“你给我污泥,我把它变成黄金。”丑恶的东西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可以调动人情感和自由想象的形象,使人愉快,它就是艺术美。多多诗歌里通过揭露丑陋和罪恶,还原世界以真实的面目,为的是激发人类对一种“高尚美”的追求,从而把人类导向真实的“存在”,这是其抒写恶的目的所在。

结 语

多多的诗是神圣而纯粹的,本质上而言,在于他“忠于他与诗歌之间那个最初的契约,直取并牢牢抓住诗歌的核心。”^{[1](P263)}他对诗和世界、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的敏锐感,在其诗歌的创作生涯里,始终“坚定地忠于诗歌的声音,对潮流避之则吉、对批评嗤之以鼻。这是一位路途上的独行者的声音,只有他才知道旅途的终点在哪里。”(马斯特里赫特国际诗歌奖颁奖词)多多的诗,意境高远,能唤起读者对生存本真状态的遐想,让我们得以无限接近“存在”。正如他的诗所言:“有一个飞翔的家——在找我们”。

参考文献:

- [1]多多.多多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 [2]王光明.论“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J].江汉大学学报,2006,(3).
- [3]多多,凌越.被动者得其词[J].当代作家评论,2011,(3).
- [4]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5]乐黛云,钱林森,金丝燕.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对话〉丛刊(1-16辑)选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 [6]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7]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上海:三联书店,1996.
- [8]柳九鸣.萨特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9]蒋孔阳.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 [10]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王 川]

“There is a flying home—looking for us”

——On how the poetry of Duoduo lead to “being”

CAI Yi-yan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Abstract: Duoduo's poetr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logic of language and existence. He has unique experience with language and ego, poetry and world. His poems have a high degree of unity between thinking and poem, presenting a poetic world which is superior to the reality. Poets consider poetry as preexistence, is “being given”,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 investmen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by what means Duoduo's poetry achieves “existence” itself indefinitely.

Key words: Duoduo; thinking; language; being

(上接第 117 页)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Female Social Image

LI Rong-ro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In China's modern society, more and more women were involved in the social realm such as educatio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 on, which means that women has played multiple roles in society.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men, being the Half of sky, are active in all walks of life. Since the 1980s, with the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ds such as “superwoman”, “doctress”, “wo-man” and other words related to the female image appear and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However, these seemingly good words conceal sarcastic tone from men. But it still benefi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xes and reflects women's progress by accepting and re-explaining these words. However, recessive in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still exist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o more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is needed to m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x groups more harmonious.

Key words: women's social role; relationship; recessive inequality

(上接第 130 页)

On Death Writing in Bi Feiyu's Novels

HE Ye-fei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Abstract: Bi Feiyu is a perceptual metaphysician, who has gained lots of critics' approvals and praises because of his empathy and metaphysical thinking. There are 31 novels about “death practicing” in Metaphysician Bi Feiyu's writings which account for one quarter of his works. His death writing involves comprehensive types, accompanied with his three writing stages, and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conveying the autho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tistic pursuit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is is related to the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literature environment and times he lived in,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aesthetic interest. Bi's death writing has set an exampl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in facing death, and has played the trilogy of death, career and life namely “Feel the pain, Experience the dignity and Chase the sunshine”, full of pain and hope, bringing readers true enlightenment, moral nourishment and aesthetic pleasure.

Key words: Bi feiyu's novels; Death writing; type; content; significance; reason